

倾诉人:老复丁(化名)
插画:章丽珍
倾诉热线:15058047703
倾诉邮箱:dnsbqg@126.com
情感倾诉QQ:3148917426
情感倾诉微信id:15058047703



父亲的回忆

又是一年父亲节。昼夜交替，四季更迭，屈指算来，父亲病故已有30年整。想必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亲的音容笑貌已逐渐被亲友们淡忘，但在我的内心，他生前的一些细微小事，却愈加清晰。



父亲大声呵斥道： 你慌什么慌？

父亲的性格比较内向，他15岁跟着师傅出远门去北方学钳工技术，以后一直随工程安装公司转辗祖国的西北各地，直到30多岁才调回鄞州老家。我的性格很像父亲，别人不开口，就永远不会主动说话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跟父亲没什么直接交流，我若有什么事想告诉父亲，都是说给母亲听，然后叫母亲转告。姐姐戏谑说，我跟父亲是通过母亲单线联系的，就像做谍报工作。

记忆中，父亲在家里很少用温和的语气说话，通常是大声呵斥。

夏天傍晚，晚饭时分，蚊子嗡嗡乱飞。父亲说，快去点盘蚊香。新的蚊香两盘粘在一起，不容易拆开。我心一急，手指用力过大，蚊香经常拗断。偷偷再拿盘新的，重新拆分。将拆分完整的一盘蚊香插到铁皮架子上，用火柴点燃，也非易事。有时火柴受潮，或是有点穿堂风，蚊香都很难点燃。正当我一根接一根划着火柴时，耳边忽然听到怒吼：“你慌什么慌？看准了再划火柴，再点！”父亲不知何时走到我的身后。我不敢还嘴，心里却怨气冲天：又不是我慌，是火柴受潮了，是被风吹灭了……父亲走过来，蹲下，从我手里夺过火柴盒，把两根火柴叠在一起，嗤的一声，火焰蹿起很高，放在蚊香最外缘的尖头下，不一会，一缕青烟燃起……

我18岁招工分配，跟父亲在同一家厂里工作。家在东郊，工厂在南郊，相距有三十多里地。我和父亲平时住在厂区，每逢周末一起骑自行车回家。那时家里只有一辆杭州牌自行车，父子俩轮流，一个骑车，一个坐在后面的书包架子上。那时通往工厂的马路还是石子路，公路桥很狭窄，还有些坡度。一个周一的早晨，正值早高峰，路上人较多，我踩着自行车带着父亲，心急慌忙冲上桥面，龙头把持不住，前轮撞到一个挑着青菜去市场卖的行人，自行车也顺势倒下。父亲又是一声呵斥：“你慌什么慌？”不过也就说这么一句，随后，父亲叫我去上班，他去处理赔偿被撞者的事。

我慌什么？每次被父亲呵斥后我总会想：究竟是自己的不对还是父亲随口的一句发泄话？事实上，我从小虽然不善表达，但性子其实是急躁的。学校考试时跟同学比做题速度，经常因疏于检查出现“外伤”而被扣分。父亲的那句口头禅“你慌什么慌”如同一声声警钟，时刻敲响在我的耳际。渐渐地，我改掉了焦躁的毛病，养成了遇事不慌勤思考、做事仔细有条理的习惯。进厂后我做了电工，这一岗位需要胆大心细，稳重老练，良好的习惯使我避免了多次大小事故的发生。

父亲轻声招呼我： 来，趁热吃！

三十多年前我因伤致残，下肢瘫痪。经过手术治疗后依旧没有康复，市里几家医院的医生都说我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，又不知道去哪里做进一步的康复治疗。第二年即1986年，我在家躺了一整年。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还有康复的希望，下半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一直瘫在床上度过？我看不到人生的光明到底在哪里。

从记事起，家里烧菜煮饭都是母亲做的。我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，读初中时父亲总算调回老家，但他要么跑供销，要么忙厂里的事，厨房依旧是母亲的天地。

那年，母亲在镇上一家服装厂上班，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，父亲在一家电器厂担任支部书记，工作繁忙可想而知。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，我一人躺在家里客厅的大床上，瘦骨嶙峋，形容枯槁。父亲推掉所有应酬，下班后马上回家，系上围裙，钻进厨房，煮饭炒菜，准备晚饭。厨房里噼里啪啦一阵响过后，端上饭桌的最后一道菜，就是豆腐余梅鱼。父亲轻声招呼我：“来，趁热吃！”不知是父亲觉得这个菜容易烧，还是觉得这个菜我最喜欢吃，那一个冬天，我记得饭桌上三天两头有一碗豆腐余梅鱼。

敞口大碗内，乳白色的豆腐入口即化，金黄色的梅鱼鲜美无比，菜籽油泛着亮光，碧绿的葱花香气扑鼻。我食欲大开，筷子夹着不过瘾，就用调羹舀着吃，呼嗤呼嗤，一会就吃了个底朝天。

我没看见父亲是怎么做这道豆腐余梅鱼的。许多年后，妻子也烧过很多次豆腐余梅鱼，我却总也吃不出父亲做的那种美味。

那一段时间，父亲虽然还是少言寡语，但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：人从来没有放弃我，亲情始终围绕着我。之后我重新返厂工作，又多了一个好习惯：遇事不忘为他人考虑，照顾旁人的情绪。

父亲含糊不清地说： 啤酒，喝一瓶……

就在我受伤后的第三年，父亲被确诊得了肝癌晚期。一年后，病情急速恶化，除了上厕所，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离开他的小木床。母亲和亲戚们都在默默准备后事。

那时的我，经过康复治疗，已经可以撑着拐杖蹒跚走路。由于双腿没有知觉，身体的移动几乎全靠两手及腰胯部的带动，每走一步，都非常吃力。但看到一旁父亲郁郁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我，我咬咬牙，坚持走完理疗医生规定的路程。

然而父亲的心愿远未了结。他担心自己唯一的儿子将来会不会成为家庭和社 会的负担，不放心从小娇生惯养的我能否承受腿残后带来的心理重压。没多久，父亲执意要母亲将我单位的领导请来，恳求让我重返工作岗位。

清晰地记得，那一天是1988年8月7日，我坐在手摇三轮残疾车上，从家里出发，一路摇摇曳曳，整整三个小时，才到达单位。独自一人住宿在单身寝室，我学会了拄着拐杖提水、洗衣、做饭，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。

一个星期后的周末，当我汗透衣衫、浑身湿漉漉地摇着轮椅车回到家中时，父亲蜡黄干瘦的脸上显出少有的淡红，含糊不清地对母亲说：“冰箱，啤酒，拿出来，喝一瓶……”

我返厂上班后不到一个月，病魔残忍地夺去了父亲的生命。那一年他才53岁。

父亲临终前看似无情的决定，教给我要坚强面对一切，只有自强自立，才能自尊自信，才有美好的未来。

■同城相亲

相亲，心态很重要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适婚男女通过相亲的途径步入婚姻殿堂。相亲的成与败，心态很重要。若心态不好，就可能造成越想要越着急、越着急别人跑得越快的结果。要端正自己对于感情和婚姻的态度，不宜端着身子，坐等别人来追求自己。感情是双方的事，都应该体现出足够的诚意和主动，既给对方以尊重，也让自己有自尊。而无论主动或被动，都要把握一定的度。

胡雪鸿 1994年，高1.62米，重48公斤，本科，护士，年薪10万元。

气质佳人，带着淡雅柔和的微笑，大方幽默；喜欢唱歌和美食，极具亲和力。

黄月娇 1992年，高1.68米，重52公斤，大专，行政，年薪7万元。

短发女孩，苗条，爱穿运动装，英姿飒爽，干净利落；喜欢阅读和旅游，见识不同的风景。

严邢宗 1990年，高1.73米，重70公斤，本科，事业编，年薪10万元。

圆脸微胖的男生，篮球高手，彬彬有礼，豁达爽朗；家境优越，喜欢收藏，对个性女生情有独钟。

程思思 1990年，高1.67米，重50公斤，本科，外贸，年薪8万元。

白皙高挑大长腿，俏丽潇洒气质佳；很漂亮的女生，有点男孩的大大咧咧，很可爱。

倪广盛 1989年，高1.76米，重68公斤，本科，销售经理，年薪15万元。

诚恳踏实的小伙子，口才好心态正，社会精英范；出身一般，很有毅力，能吃苦。

曾爱嘉 1987年，高1.62米，重49公斤，本科，事业编，年薪12万元。

她，离异带一女儿，气质好，坚强乐观，是个厨艺高手；温和有涵养，落落大方。

张伟 1981年，高1.71米，重60公斤，本科，老师，年薪12万元。

他，外表一般有内涵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稳重大方，斯文有礼；爱笑，爱阅读思考，诚恳。

红娘工作助人为乐，现招热情热心人士加入我们，为爱推波助澜。

地址：海曙东渡路29号(天一)世贸中心大厦9楼B22室。

电话：87121813 18967886737

月老星空：80后水瓶男，学过几年心理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热衷并擅长乱点鸳鸯谱。我的相亲口号是：只找有“嫁”值的人！如果你想交友相亲告别单身，欢迎和我联系。

QQ:425610150

微信：yuelaoxingkong

